

# 人民公园的历史印记

□ 李新春

有心之人一定会发现，许多城市都有一块供市民健身、休闲、娱乐的绿地，它们有一个共同名字——“人民公园”。可以说，居住在不同城市的人们，几乎都有一座属于自己家乡的人民公园。

对于每天在毕节人民公园健身、休闲、唱歌等的市民来说，可能大多数人只知道这里是享受绿荫与温馨、安宁与祥和的一方乐土，却不一定知道它的来历和演变。

那么，就让我给大家摆一摆。

我是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毕节人，幼年时，毕节人民公园给我留下的印象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：70年代毕节人民公园是对市民免费开放的，主景区有人管理，四周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稻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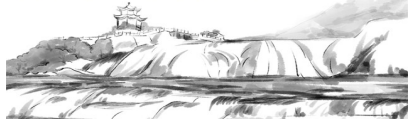
80年代后，毕节人民公园周边筑起围墙，开始收门票，不过对老年人是免费的。当时，入公园大门内，有一座雕塑，园内有一个不常开放的小花园，东西两侧各有鱼塘一个，花台数个，种植各种树木与花卉，还有一个亭台回廊。曾记得，园内那个养猴子的小屋，最受市民欢迎，每逢周末，大人们就会带上小孩去观赏，不时丢一些食物给猴子吃并以此为乐。

据考证，清代时，这里由于栽种有一大片成林的桑树，故一度被称为“桑园”。据了解，现毕节城闹市区人民公园所在位置，是原称大校场的地方。大校场属旧时毕节练兵集会的场所，到抗战时期曾收回做过临时飞机场，后改作专区农场，新中国成立后专区农场迁往德沟，这里并归地区公安处劳改农场。1958年，这里改建为公园，开始称为人民公园。

人民公园所处位置海拔1450米，地势呈东西向，当年倒天河的河水没有改道时，围绕着人民公园，公园呈三面环水之势，因地势较平，每遇暴雨山洪，整片土地便成沼泽。1958年农场将河道改直以减缓水势，并建起公园桥，整片土地被分为南北两大块。

据了解，1958年初农场移交公园时土地面积为50.62亩，只属中心耕种部分，周围河床沙坝尚不在内。后陆续被煤建公司、县车队、建筑公司、青少年宫、图书馆、游泳池、供电所等占去大部分地方。1959年新建了茶馆、火房、厕所，1964年建前后会场，1968年建苗圃值班房，1970年建东、北两面围墙，

## 天河·故事汇



人民公园内盛开的西府海棠（王纯亮 摄）

1982年建温室及厕所。

公园初建时，公园管理人员尚无编制，遂挂靠在有关单位，所有工资和设备相关费用由县交通科临时拨款支付，公园为“差额补助单位”，其他杂费由公园自筹，直到划归毕节县城建局时才正式拨款支付。当时公园自筹途径较多，如茶馆营业、花药加工、门票收入及出售花草苗木等。

公园初建时是一片菜园，到1958年冬天才从收集花木开始建设，历时一年才略具雏形。1959年冬，公园管理者特往昆明引进部分冬季花木，因温室未建成，以致畏寒品种全部损失。到1961年公园上马，职工十八人调走十七人，只留一人看守，土地分给各单位生产，房屋、财产交商业局代管，几十株大树和几十盆牡丹未能成活，其他稍小花木也所剩无几，直到1962年冬恢复后又重新修补。1964年修建茶厅、挖游泳池、修温室，结果只下了基础，温室亦未建成，幸而建立苗圃保护了部分种苗。

公园原有东西两鱼塘，西塘被生产占去一段时间，后收回并建围墙，东塘1981年修塘埂，淘塘泥、放鱼苗，1982年亦有收获。

人民公园在动物饲养方面，1960年毕节县政府令各区将保存猎物或动物送交公园时，先后送来豹、狼、狐、猴、鹰、鹭等数十头（只）。后又陆续买进猴子十余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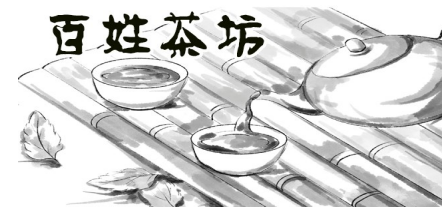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后，毕节人民公园就一直归

毕节县建设局之基层单位毕节县市政管理所具体管理经营，获得了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。1985年，省地拨款20万元整修公园，历时二年完成，让整个公园面貌焕然一新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那一片40余株花开嫣然的西府海棠，就是这次整修后保存下来的杰作。

当时引种的名树、竹子和珍奇花卉，有100多个品种、数千株之多，其中，除西府海棠外，还有宝塔松、柳杉、三角枫、女贞、垂柳、送春归、刺柏、日本花柏、龙柏、罗汉松、日本樱花、水杉、花石榴、法国梧桐、洋槐、紫玉兰、白玉兰、芭蕉树、法国冬青等名贵树木；此外，还有牡丹、玉兰、蜡梅、玫瑰、仙人球、昙花、令箭荷花、夜来香、扶桑、茶花、宝珠香、杜鹃花等珍贵花卉。

只可惜，保留下来的东西，只剩下那几十株略带沧桑的老树。

不过，就在这次整修后，毕节人民公园还是形成了几个比较好的景观景点，一是有了一个葡萄架式的大门和大理石雕刻的“毕节公园”门牌；二是入门处二个花台上的大型石榴花树；三是园内增设了一尊“玉兰仙子”雕塑为毕节市花的象征，并配有喷泉；四是建饲养房一栋，有黔猴8只供游人观赏；五是增加了游乐园、花园园、旱冰场、门球场并为公园湖添置了游船小船；六是添置了大量的石桌石凳，供游客打牌下棋；七是在公园中心区建起了茶室和哈



百姓茶坊

## 露天电影

□ 胡彦

在一个大大的院坝里，最好是学校操场上，一面白色幕布上，现出一个个清晰画面，只有黑白两色；距离幕布十多米远的地方，亮着一盏灯，灯下是如小轮子般呼呼转着的机子；不远处，发电机“砰砰砰”地呼啸着、颤抖着；黑压压的人群，中间一条接一条的小板凳坐得满满当当，外围也密密麻麻站得水泄不通……这就是常在我脑海里闪过的情景。

那时，对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而言，看电影无疑就是精神大餐。那时我家就在哲庄集镇建了座牛毛毡房，父亲给不喜欢上学的二哥谋划了一个职业——放电影。把设备添置妥当后，父亲千方百计托人帮忙，把二哥送到县城的电影公司学习放映技术。二哥从小就喜欢看电影，凑到一角钱就背着我去生产队的简陋影院里看。兴趣极浓的二哥从县城回来时带来了从电影公司租的《地道战》《少林寺》《小兵张嘎》等几部影片，开始了他热爱的行当。

那时乡村的人们日子过得清苦，但我家的电影院里常常座无虚席，尤其是古装武打片，连放多次也不会冷场。懂木匠活的父亲动手做了个长长的五层货架，在家里开起商店，卖些糖烟酒和日用百货，生意如电影般火爆。我家也因此成了当地最先富起来并住上两层水泥平房的人家。

关于在家里放电影的众多情节，我虽也清楚记得，但印象最深刻的，还是和二哥去偏远村寨里放露天电影的情节。

二哥去放映露天电影，通常都是受了那些交通不便、家里又比较宽裕的人家办喜事时发出的邀请。那是为喜庆增添气氛、也为主人挣足面子的方式。邀请是极为隆重的，很多天前主人来哲庄街上赶集就要亲自到家里预订。到日子了，一般由主人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到我家，把发电机、放映机等物件背去。如路程相隔太远，二哥就不让我去；倘若遇到只有几公里的人家，二哥就准许我跟着去，路上还会背我一袋。

一般我们还在路上时，乡人们就已经往主人家赶了，那情景比赶集还热闹。原因很简单，虽是露天电影，却免费，越早到达，就越容易占据有利位置。那年月的人，要好久才能凑到一角两角钱看场电影，哪里有手头比较宽裕的人家办喜事，大家早就眼巴巴数着日子等了。距离较远的人们，如在办事人家之地有亲戚的，早请亲戚的孩子们抬板凳去占好位置了。如既相隔远又没亲戚的，只好老早就赶路。很多人为了占好位置看场电影，开映前五六个小时就到了，饿着肚子等也在所不惜。

对于那时的孩子们而言，我无疑是最幸福的人。去这种场合，我当然不是为了看电影，在家里天天看，只有腻的，就是为了凑热闹。

到了地方，主人家好酒好肉招待后，二哥带着大家来到放映地点，黑压压等着的人群就骚动起来。把准备工作做好后，二哥照例拿起话筒，人们马上安静下来，听二哥说话。二哥说话的内容都是一个模子，不外乎就是应了哪家人的邀请，来这里为大家放一场电影，电影名字是什么。听得多了，后来二哥就常把话筒交给我。大家听我说完后，都高兴地鼓掌，小孩子们则目不转睛盯着我，一脸惊奇和羡慕，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。后来我想，这应该也是我和二哥去这种场合的一个重要原因吧。

一场电影一般要放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。放映中途，我可以到处跑着玩，不管多么拥挤的地方，只要我到了，人们都会自动让开路，让我感觉自己像个“公主”。

结束时是最乱的，远的人忙着呼朋引伴，一起回家；近的人则忙着搬凳子。尤其是大人们，还得忙着找孩子，那叫声像比赛般此起彼伏，纷乱又热闹。

虽然主人家一般都热情挽留，不过只要是我跟着去时，二哥就坚决带我回家。这时，主人就按预先说好的价钱，封红包塞给二哥，然后安排人送我们兄妹回家。回家时一般都过了晚上十点，我也就一直由二哥背着走。每次我都在路上就睡着了，啥时到家的从不知道。

现在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电视也已全面普及，大部分人都看电视剧去了。即使还有喜欢看电影的，也足不出户，舒舒服服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将电视调到电影频道就行。或直接在电脑上看，想看哪部看哪部，愿看多久看多久。

至于露天电影，我们“70”后记得清楚；“80”后的人们可能还有点印象；“90”后的人们，估计只是听说；再小一些的孩子，恐怕根本不知露天电影为何物了。

## 南环路边银杏树

□ 潘庭

后来想起兰苑中学，映入我脑海最多的要数南环路边的两排银杏树。

2013年，我在毕节城念高中。从出租屋到兰苑中学步行时间是十五分钟，其中的十分钟必然要经过南环路。南环路两边的人行道栽满了银杏树，我在这条路上来去，这些银杏树也陪了我三年之久。

印象中这些银杏只有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绿色，一种是黄色。我目睹银杏的嫩芽儿一片片长出来，由浅绿到深绿，最后在秋天蜕变为黄色。

我更喜欢秋天的银杏树，路过它们时，风一吹，慢悠悠地飘下几片挡在我面前。我也不会不识好歹，庄重地捡起两片俏模样的，放在我写日记的笔记本里，做成标本，最后在高三毕业时作为我无法带走的留恋，和许多小玩意儿一起，替我守望这座城市。

也有一些能带走的東西如影随形地跟着我。

那时，课业繁多。正常的下课时是晚上十点，我自知初中落下太多，成绩排名过于靠后，不敢怠慢，于是总在放学待到十一点，写作业，背书。放学路上，陪伴我的，是这两排银杏。

大概是深秋的时候。夜晚十一点左右，从兰苑出来的学生已经不多，有时风呼呼地吹，有时雨哗哗地下，当我抬起头，一棵棵在灯光的反射下金灿灿的银杏，在路两旁精神抖擞地站着，像一个个灯笼，高高地挂在南环路的半空中，给诸多晚归人指明方向。

我在晚上多次呆呆地看着这些金灿灿的银杏，感觉它们离我这样的近。

我最喜欢的是拐角处的

那棵，它看上去最高，也最有特色，春夏秋冬、严寒酷暑，它都以最好的身姿出现在我面前，不卑不亢。我从学校走出来就可以看见它向我招手，让我不要害怕，坚持下去。我快走到出租屋时它又回到自己的位置，闪着独特的光，陪伴每一个晚归的学生。

从出租屋到南环路的路程，是从一个十字路口开始的，十字路的左边有几家鲜花店，店铺和银杏中间就是宽阔的人行道。我没有看见过这些店铺有热闹的经营，却时常看到一些包装好的花篮或一些玫瑰、菊花、百合打包整齐地放在门口。这些花的头被白色头套包裹着，要送往目的地后才露出娇颜，就像古代新娘子嫁入男方家时要一路带着红盖头一样。而路的右边是几家餐馆。尽管左边的路要多走两条斑马线，但我还是会每天选择左边的路，从花店的门前经过，再走完这栽满一排银杏的南环路。

在接近学校最后两分钟的地方有两三家小卖部，然后就是高大的围墙。每天下午五点放学后，门口就会摆放着无数美食小推车，有三块钱的炒饭炒粉，一块钱的烤土豆，三到六元的酸辣粉，面条，煎饼，手抓饼等等，应有尽有。后来学校出面与小贩们交涉，让他们不要在校门口卖东西，最后干脆直接由门卫处严管，不准任何学生将食物带进学校。

我有朋友住在南环路边上一处住宅的八楼，步行到校只需要五分钟。因为隔学校近，朋友这一住处也会成为我和同桌下午放学后一个短暂的去处。

同桌是一个复读生，她住的地方与我相反方向，我们经常在校门口分别。她是地道的毕节人，很喜欢吃土豆，晚上放学会买上一串烤土豆加一串烤白菜或者韭菜，慢悠悠地往出租屋走，倘若下午吃饭她觉得不过瘾仍会买上一串土豆。我们除了夜晚的八九个小时是在各

## 嗑瓜子



自的居所，其他时间几乎都黏在一起。我们周末的放假时间是周六下午和周日上午，周六下午她会去毕节各个小景点或小巷子游玩，我所知道的毕节城的美食和景点都是来自她之口。我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南关桥天天酸汤粉、兰苑花园李记铁板烧、人民公园步行街朱记豆米火锅、五龙桥留一手烤鱼……想着毕业后一定要去一次。到晚上同桌一般会去逛超市买点干粮，有一次因为买的太多提不动，就给我打电话请求支援。

后来我们仍然在一个城市读大学，我又继续和她一起吃吃喝喝。读大四的时候她告诉我，她要考研去海南看海，后来竟也考上了。我和她都喜欢站在朋友的窗上看南环路的银杏，南环路的春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无非是一片绿，但若是秋天，简直是在看一幅灿烂的水彩画。到了冬天，银杏虽然光秃秃的，看上去仍然生机勃勃，蓄势待发。

南环路上还有一个小区，兰苑花园。兰苑中学的正门建在南环路这边，围墙将学校和兰苑花园小区隔开了来。

南环路上其实是兰苑花园小区的后门，小区的正门朝向招商花园城，是一处闹市。基本上只有兰苑中学的老师会从这后门出来。小区门口有几家餐馆，价格自然要比小贩们卖得贵，我和同桌偶尔会去吃。小区里绿化颇好，柳树成荫，有一处花园似的广场，种满灌木和花草。

又至深秋，大学校园的银杏树已经换上了黄色的百褶裙，大概南环路边上的两排银杏也换上了新衣裳。夜幕降临时，它们又在为什么人“照明”呢？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，银杏的责任就是在城里站岗，让四季有分明的颜色，春天有春天的绿，秋天有秋天的黄。